

故园漫忆

老宅里的石榴树

□刘应安

每到中秋时节,我就特别想家。想那所老宅子,想宅子里的石榴树。那里曾经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许多美好记忆都在那所老宅里和石榴树下。

我家老宅坐落在巩义市伊洛河岸边的牌坊沟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牌坊沟是全村最热闹、最繁华的地方。这道沟里有全村唯一的“商业街”。在这条街道上,有村供销社、村办小学、村卫生所、百货商店、小饭馆、理发店、杂货店等,村民们隔三岔五都会到这里购买物品。有的村民病了,也会来诊所就诊。孩子们每天都会到这里来上学。南来北往的客人,也会在这里歇歇脚、喝碗茶、吃个饭。每年农历九月二十,在这条街道上还会举办传统集会。赶会的人熙熙攘攘,川流不息,各种各样的土特产、地方小吃非常吸引人。而让我最过瘾的事,就是妈妈会拿出五分钱,给我买上一个刚出锅的水煎包。那包子又烫又香,吃一口嘴半天,生怕一下子吃完。那种感觉比现如今过年都美。当时我在想,什么时候能让我吃个够啊!

牌坊沟东西走向,有七八百米长,东高西低,落差有三十多米。沟的东头有一个大券门,券门外面有一个水文站,它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基层水文观测点。那个年代,在这里上班既拿工资,又吃商品粮,是人们十分羡慕的工作。沟的西头也有一个大券门,券门外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,路边就是伊洛河,它是伊河和洛河汇合而成的。小的时候,我会经

常到河里游泳。河边有一个渡口,东西两岸的人们,就是靠仅有的两条船你来我往的。河岸边就是村办小学。在这所学校,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生活。这条河,是我们村也是我自己的生命河,这所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开端和童年理想的灯塔。

我家老宅就在牌坊沟的最西头,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,大约有半亩地大,西临伊洛河,北靠西券门,出门就是那条“商业街”。院子里原来只有两座房子,一座三间的瓦房坐北向南,一座两间的瓦房坐东向西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大哥、二哥先后成了家,原有的房子就不够住了,就又盖了三间石窑洞。从那时开始,我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。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,一张小木床,一个桐木箱子,再就是又小又破的学习桌。上大学之前,我就一直住在这所院子里,住在石窑洞最北的房间里读书、生活。

老宅中有槐树、桐树、枣树,让我最难忘的还是那两棵石榴树。虽然很久没回去了,也不知道这两棵石榴树现在长得怎么样,但它们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。这两棵石榴树是什么时候栽种的,我也不知道,因为记事时它就长在院子里。其中一棵长在院子中间,树干不粗但枝叶茂密,挂果也特别多,想爬上树枝很不容易。另一棵长在院子最东头,正对北面的大门口,大门口外就是那条热闹

常到河里游泳。河边有一个渡口,东西两岸的人们,就是靠仅有的两条船你来我往的。河岸边就是村办小学。在这所学校,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生活。这条河,是我们村也是我自己的生命河,这所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开端和童年理想的灯塔。

常到河里游泳。河边有一个渡口,东西两岸的人们,就是靠仅有的两条船你来我往的。河岸边就是村办小学。在这所学校,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生活。这条河,是我们村也是我自己的生命河,这所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开端和童年理想的灯塔。

常到河里游泳。河边有一个渡口,东西两岸的人们,就是靠仅有的两条船你来我往的。河岸边就是村办小学。在这所学校,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生活。这条河,是我们村也是我自己的生命河,这所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开端和童年理想的灯塔。

常到河里游泳。河边有一个渡口,东西两岸的人们,就是靠仅有的两条船你来我往的。河岸边就是村办小学。在这所学校,我度过了五年小学生活。这条河,是我们村也是我自己的生命河,这所学校是我启蒙教育的开端和童年理想的灯塔。



全家人坐在石榴树下,仰望空中的一轮明月,手捧着红透了

全家人坐在石榴树下,仰望空中的一轮明月,手捧着红透了

全家人坐在石榴树下,仰望空中的一轮明月,手捧着红透了

全家人坐在石榴树下,仰望空中的一轮明月,手捧着红透了

若有所思

真正的勇敢

□邱素敏

一个蜷缩在最底层的酱油厂工人——周秉昆,随着《人世间》的热播一炮走红,他的一言一行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。

我们从小就灌输“要勇敢”,可勇敢到底是什么,似乎很模糊。“没事不惹事,有事不怕事”是自认为勇士的座右铭,而周秉昆对勇敢的诠释是另一种模样:坚持良善。

哥、姐飞得远,他一个人不攀不比,勇敢承担起照顾父母的重担;自己过得捉襟见肘,却自告奋勇养大了姐姐的孩子;势单力薄,为保护继子却敢和黑恶势力放手一搏……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,永远在为别人的苦难兜底,正是这种不被世俗裹挟的“只管善良不求福报”,让“老实疙瘩”周秉昆深得人心。

我们推崇良善,才能享受它赠予的勇敢。曾在商场目睹惊险一幕:一个小女孩双脚悬空,被夹在运行的电梯玻璃栏杆上,千钧一发之际,两个男人合力将孩子解救下来。有旁观派指责救人速度太慢,有保守派吐槽不该触碰小女孩隐私部位。俩男人安抚着因惊吓而不停哭闹的孩子,只淡淡回应了一句:“娃没事就好!”

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。有的时候,救人可能要担责,还要忍受各种质疑。两个男人不是不懂,却还是勇敢地伸出了援手,只因“那是一条命”。

想起学生时代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。1912年,上海一个拉黄包车的男人,一夜之间家破人亡——母亲杀死患病的女儿然后自杀。接到消息,各大媒体蜂拥而至。一个叫黄远生的记者也被派去采访。当他赶到现场时,发现很多同行正围着男人追问案件的细枝末节,男人一脸疲惫,不停地解释着。黄远生改变了把痛点炒成热点的主意,悄悄蹲守,从侧面报道了劫后余生的男人两眼红肿,依然努力奔走在大街小巷的情景。

老师神色凝重地问我们:“如果你们是记者,会怎么做?前者会去报馆销量大增,后者因为角度不够刺激,要面临被同行的报道淹没,甚至失业的风险。”小小少年,不懂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后者。

老师有些哽咽,他说,能教出心存良善的学生,这辈子吃多少粉笔灰都值。老师还说,黄远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没有以他人痛点为噱头为自己和他所在的团队谋取利益,而是努力想让民众了解悲剧之后生者的生存状况,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良知,更需要激浊扬清的勇敢!

那节课,我们反复咀嚼着四个字:勇敢,良知。历史上也有许多真正的勇敢。那是芝麻官面对强权发出的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呐喊,是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大义凛然,是“一腔爱,一洞画,一场文化苦旅,从青春到白发”的敦煌女儿樊锦诗,在茫茫沙漠半个世纪的苦苦坚守……

正如一位知名律师所说:“所有的黑暗不过是光明的缺乏,所有的邪恶也都是对良善的背离。”因此,真正的勇敢,是对良善的坚持。

我乡我土

土地之歌

□高芳菲

我的家乡五元沟,地处豫西青要山脚下的新安县北冶镇境内。她从历史的深处走来,带着泥土的芬芳。全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,都用石堰给保护了起来。

据史料记载,明末清初,高氏先祖“永安”自盐仓迁居高庄后,便开始带着族人开荒辟土、破石造田。五元沟作为高庄后面最近的一道山沟,成了最早开垦的领域。那时候的五元沟还是荒山野谷,到处杂草丛生,石头如林。族人四季劳作,披星戴月,流血流汗,把洪荒之地开垦出来,播种五谷,养育子孙。

由于地理条件所限,红土黏,石头硬,开垦荒地异常艰难。他们用锄头刨,用铁钎撬,把凹处填平,把疙瘩削低,再把山上的石头凿成块,搬的搬,抬的抬,运到地边垒砌成石堰,以保护耕地,防止水土流失。

从高庄顺沟而上,至五元沟下沟开始,石堰越来越多,越垒越高。最高的一道,长约二三百米,高有二十多米,非常宽厚。像这样一道道又高又大的石堰,横跨过山谷,逐级成梯,守护着大块大块的农田。其中有五道最具代表性的石堰,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,这五块耕地分别是:大坪、二道坪、北沟坪、上洼坪、上洼坪上。这成了五元沟村的地标,是五元沟人的骄傲。事实上,五元沟的石堰远不止这些,周边的山山岭岭,经过数代人的开垦,都成了农田。每块山田的边沿,也都用石头筑起进行保护。其中饱含着多少人的劳动和艰辛啊!

为了纪念前人的这些壮举,村子的名字以这五道石堰命名为“五堰沟”。久而久之,一是叫转音,二是便于书写,“五堰沟”后来被写成了“五元沟”。

五元沟开荒造田的事迹,正是农耕文化的具体体现。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,蕴含着“以农为本、以和为贵、以德为荣、以礼为重”等许多优秀的内容。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、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,被历代人所重视。五元沟人正是懂得了这一点,世世代代,都在为守护土地而奋斗,用勤劳的双手,为农耕文化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,唱响了一曲守护土地之歌。



霞光万丈

农脉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

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

选题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异乡风情

波罗蜜

□王学艺

初识波罗蜜于东莞板岭林场,一棵枝繁叶茂的高大树干上,挂着一个疙疙瘩瘩桶般青果。没见过这么大的树结这么大的果子,更没耳闻有人吃,让我这来自北方乡下的毛孩子颇为惊奇,潜意识认为这“家伙”是苦的。年事半百漂泊海南,才有幸识得庐山真面目,还因此领略了海南人的古朴热情。

海南不但是碧海沙滩、蓝天白云的天堂,更是热带水果的家园。百香果、红毛丹、释迦果、莲雾不一而足,让我这世面未开过的我闻所未闻。自己写作半生,幸受海口学生家长赏识,闲来指导孩子们作文一二,得以有机会接触海南当地人,波罗蜜打开了我与他们亲密链接的途径。

“来来来,拿个纸箱皮过来。这是我们家树上的波罗蜜,王老师先尝。”王一夫妈妈回遛镇老家,带来一个硕大的波罗蜜。

波罗蜜还要纸箱皮?在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,她又催促我拿一次性手套。原来波罗蜜分泌黏性物质,会弄得到

处黏糊糊的,不好清洗。随着刀“刺啦啦”游走,波罗蜜一分为二,黄澄澄的剖面,刹那间让我味蕾翻腾,口水直咽,浓郁的芬芳,瞬间满屋飘香。

我似喉咙里伸出一只手,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块,啃西瓜般往嘴里送。这一举动让众人瞪大眼睛,随即一片“啧啧”笑声。我捧着波罗蜜,愣愣地瞅着大家,有点懵。

原来波罗蜜是内瓤包裹着的块块果肉,要先揪出来,剥出里面的核再吃。果肉入口甘甜,柔中带脆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从此,被邀去王一夫乡下老家吃波罗蜜成了日常内容。

不吃不知道,一吃忘不了。这波罗蜜还吃上了瘾,吃出了名堂。

老家文昌,从未谋面的学生家长,听说我喜欢吃波罗蜜,特意在文昌家里树上摘下,精心打包,辗转用长途车给我托运到海口。波罗蜜包含的深情厚谊,在海南的山山水水间传递,在海南的瓜果飘香里流淌。

7月是波罗蜜盛产的季节,陈昇妈妈也是对波罗蜜情有独钟的人,闲闲开上车,提溜上我,说喜欢吃波罗蜜,让你大快朵颐。我们奔赴波罗蜜较多的永兴镇选购。她挑波罗蜜一看就知道成色,一触就知道熟没,一摸就清楚能放置多久。在永兴镇市场她选我提,我是左手波罗蜜,右手波罗蜜,大袋小袋手指头上挂,两只胳膊酸沉得想罢工,但一想到波罗蜜的诱惑就即刻满血复活。

“波罗蜜专题茶话会开始啦!”大嗓门的陈昇妈妈开了腔。

晚饭刚下肚,波罗蜜就被请上了桌。只见她轻轻戴上手套,慢条斯理地擦亮切刀,刀身抖动,波罗蜜诱人的金黄绽露尊容。“哇!湿苞!”陈昇妈妈心花怒放。经她介绍我才知道,波罗蜜分干苞和湿苞,干苞脆甜,湿苞糯香,口味各有千秋。她凝视着游走轻旋的切刀,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,再割掉中心多余部分,一块块波罗蜜,演绎着天然食物的本色。

“关大灯,开小灯,放音乐。吃波罗蜜要有情调,不然就辜负了这份特有的甜蜜。”她望着呼之欲出的波罗蜜瓣,满副忘我之态,“别急着急,果肉放在牙齿之间轻压,让汁液悠悠渗出。停顿,再慢慢含化,让清香在口腔回旋,让糯与甜在味蕾交融,让舌尖伴随音乐轻舞,让甜蜜萦绕心间,让妙曼漫卷灵魂。”

果肉吃罢还不算结束,炒糕又是这出戏里别样的小高潮。把去皮洗净,上锅,锅铲油盐“叮咣滋啦”一阵舞,板栗般的美味又是一番舌尖享受。

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有句耳熟能详的解说词:“高端的食材,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”我想,波罗蜜虽非高档食物,但她这份入味中间的超脱,对波罗蜜的挚爱此刻已登峰造极。只有对生活,对他人充满爱的人才会有吧。

未吃完的波罗蜜还有一半,我临离开时她执意要我带走,带给孩子们分享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分享才是最好的心灵抚慰。

我在海南算是孤旅天涯之人,波罗蜜让我体验到海南人的淳朴,感受到海南人的热情,触及海南人深深的情怀。这是一片古道热肠的人间净土,在这片土地上,海南人让我把孤寂用到了九霄云外。走进波罗蜜,走进海南人的朴素热忱。